陳太史無夢園初集

陳太史無夢園初集

古吳陳仁錫明卿甫著

序

磁州備兵序

嘗讀易豫與兌而用兵思過半矣豫言人心和樂以應其上而先王以之作樂兌言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而朋友以之講習夫作樂講習于用兵無與也然古今兵法非藉此悅樂之意討論之實使人赴湯火蹈白刃

如取諸父母之抱懷得乎余以冊封道磁州一見其公神色閒暇襟度坦平心異之輒問曰中州何事最急公曰民生急于大雖其言天下事惟寬可以布局惟靜可以養神惟簡可以牧衆惟備可以應敵昔程大中先生官此地一意拊循今與宗元帥並載磁譜嗟乎非宗公不能作兩河之氣非程公不能回既剝之元識治體者所深慨也公出本州事畧及應援涉濟所條上秉燭壯觀苦心哉予往過磁益壬戌之十月云

見路傍引溢溉田傍種池芀于牛令慨然欲與
作傳以諷循吏令去之十年而牛公行事未入
州志停驂歎息有美弗傳惜也無法以貽後勸
公梓行此書序之簡端而予更職思其外也公
身在事中職思其居言也詳予傍觀當局職思
其外言也迂猶記丙辰借計鄒魯满满白骨二
東一危症也利用補而蠢蠢蓮妖行路爲梗海
內衣冠悉道中州奔命不暇一危症也利用補
謀國者不盡然或築爲京觀或狃若泰山盎兩

省實天下之樞兩省安則天下安動靜之際不可不謹非寛大簡靜眞長者以豈弟行乎其間恐易動難安漢人之言宜亟思耳且磁州有勁兵之名而志稱良弓勁弩銃甲多在汝洛間曰毛兵曰勇兵曰武兵或散處或合操或重兵而疊供或休夏以節餉大費調劑且河以南急黃流兩岸河以北急太行一脊其要害林也涉也林與吾之壺關平順臨川鄰而蟻尖寨敢險昔年流賊據其巔土田水泉累數年不拔營房巡

司今安在哉涉與晉之黎城鄰界遵州河順間山口邉牆衝潰不可問彼大書中州外翰于關門貌虛名耳嘉靖虜大入撫臣疏用三省金錢設守備宿雄兵其重如此漫云流賊易與一磁州足以鎮之耶葢亦岌岌矣涉之西北谿谷河口璅隙四出備多兵少公擇要于陽邑鎮與固鎮相犄應而以練鄉兵擇守令爲主均救時之策大都昔之流賊饑兵爲之倡今之流賊逃兵爲之倡其使民畏兵如畏賊而兵驅民以從賊

邇也邯鄲城外二百人刼殺馳騍又見告矣皆
徵調爲之祟哉公又合練新舊兩兵如額而止
兵精餉自足統之一將葦冗而冗兵清法無論
已事頃沁澤適兵竄入濟源界踰七百里出援
危哉磁也徊之役師武臣力矣夫兩河以爲左
右手三輔以爲腹心涉千里而救人古謂之急
尚孜孜盡乃心殫乃力輶軒所至敢以葑菲之
言進

李座師陟南大司成序

國家不可一日無重臣有重臣不可不處重地
昺鉉之地重而師儒之地尤重是以重臣之
任其跡潛其神藏其體靜而任重臣者暇以横
經優以人師德成教尊而後相之
皇上天縱勵精法　祖視學大觀乎辟雍爰簡
先生先生不妄言不妄交尊嚴如神人而開誠
布公推人倫冠冕云自爲孝廉雄文昺呂聲施
漢魏間況咊蕭然自達束髮登　朝公輔之望

赫于禁近請假歸里登高賦詩恬如也壬戌較
禮闈篝燈夜讀精逆氣迎索其人之天桐封發
[illegible]使與里中素心人停雲話舊淡如也亡何再
奉[illegible]璽書俾長宮賚甫出山尋拜大司成説者
謂金陵周豊鎬漢西京誠重之也夫天下太平
以臣主相知上作而下應其相知也如響應聲
矢投弦也然必腹心先之手足後之坐論之公
孤先之作行之士大夫後之士大夫之作而行
也歷然以趨砉然以鳴公孤之坐而論也如[illegible]

子操藥哀苦貌恬早見密計不泄謀于神鬼故精氣以召奇嚮至誠以應倉猝必然之數必至之機所貫乎潜也藏也靜也如止水不波而相其機勢之必赴且任天下之重者提知覺之先天下知之則欲與天下同苦樂之

天子踐祚朝夕無逸咨爾有位曰拓國百里者誰敵王之愾者誰戰氣未復同仇未賦爪牙不足將延跂乎腹心而先生以論思重臣談蘇湖教敗有德有造如叔如虎雖繫單于之頸在洙

𪫧藏未足多也何也
天子虛門鉉待公不在一隅在天下粵稽三代
當無人不學無地不學矣夫庠塾黨序師氏保
氏司訓司諫游倅宿衛皆學也而二人元良必
於太學故天下之教化樹於太學而後型範立
天下之道術正於太學而後源本治天下之人
材萃於太學而後光華聚
高皇帝欽定學規祭酒胡儼請加申飭
文皇帝曰此條約耳爲師範者當務正己以先

之講學漸磨以養其心以淑其身是爲切要煌煌寶謨也哉

上幸太學遵洪武十五年例仰法開天立極之聖祖繼茲南國首善

上若曰正道統端士習釐文體無崇非聖之書無蓄亂苗之莠往欽哉

上好學日新爲天下知有身知有家不知有正學也簡先生訓迪之夫學者覺也學莫大于事君而上臣事君以人在養之豫教之素范文正

之首南雍也得一富丞相而相業並光異日者
先生有聲于掞席也必得人志粵人物蹟文莊
文康而上之一壯羊城庚嶺之色哉

賢郡守況公考序

吳自泰伯風以至德仲雍繼之推爲讓國宜萬世祀季子入聘言氏北學澹臺南遊釆風觀樂學道得人宜萬世祀黃池之盟吳先晉揰鐘舞女嘻其甚矣子胥張以節烈宜萬世祀其後楚漢爭子弟隨項𢧵泰非不勇愾顧陸名家多出吳下非不文章或亦殫精巧于物力耽田宅以低回於是有公忠體國義庄贍族如文正范公其卑者聘胡安定主學蘇學爲諸郡倡宜萬世

明興日漸于詩書而苦賦重正統間況太公奉
勑守郡減糧百餘萬疏　請文襄周公撫吳次
公以于三載興利除害法施于民勤事而死宜
萬世祀屬者賢良方正謀祀文昌與公于吳庠
以公移學後鼎元施振黃衛三百年之曠至今
以魁不絕壽斯文世世宜並司命稱尊耳然是
復庠之舊也愛其以思其樹公憂民面貌乃逃
倉廨勿剪勿伐徒虛語耶惟至德享大奉非祟

構不可繼况太公大典學有邑父母三山楊公
濮陽蘇公上梁越明日胥臺表公以發解報何
異一莖三花之瑞哉茲大賢秉鈞况公來矣學
祭酒推安定之望諸君子敦子羽之操必有繼
文正高躅者仁列編氓宜共尸祝每戢况太公
書語人曰父老子弟讀此而不大慟者非情也
嗟嗟况太公其可謂至德也已矣謹弁數語以
佐崇德報功之議云

楊具翁菁秋序

夏忠靖之博大周文襄之敏慎海忠介之果決皆著于治水故布衣徒步盛暑揮蓋則賢忠靖詣度江上立表江心則勤文襄決開吳淞不撓旁築則勇忠介說者猶謂忠靖舍吳淞專婁江以一婁洩全湖非計文襄僅治江之北耳今江以東止水蘊藻不能舟而太湖迴寶帶長橋由龐山湖直趨江茭牧葭菼其急什伯忠介夷攷錢鏐王撩淺數千舟置鐵帚乘風下上江無壅

疏而益樹江壘國不被兵其時水政修捞歸海

旱歸涇惟濬吳淞一江彼偏安猶爾今東南殫

竭藏額必不得之　朝綬徵必不得之部惟有

與修水利范文正不云乎蘇常湖秀宜擇精心

盡力之吏今胡大中丞特疏水利非公不可致

正統文襄以　廷臣奏許便宜處置首濬吳淞

江天順初崔中丞分江爲三崑嘉上海董之深

丈二尺廣十丈二尺底廣四丈出舊江一萬三

千七百二十丈江大治成化畢中丞丘郡侯之役

廣溢四丈深溢一丈二尺江分爲三僅崑嘉任之由
夏家角至西莊家港長二萬二千七百七丈四
尺用夫四萬三千六百四十江又治其后徐何
中丞决長橋之積引湖及江壅江口壅占田而
或以文襄耐久成功此舉嫌于欲速然亦未可
少也隆慶四五年水不被災實忠介開江之力
相距僅朞明效顯著今去五十年江流侵齧彌
望如港夫忠靖自夏駕浦掣吳淞北達婁江以
四顧浦南引江水北貫吳塘由婁江赴海浚白

菉塘導諸水入楊子江與上遊大中丞費泳瀾
集賜之故忠靖稱焉江自嘉定直流百里東沿
海西引湖而北滋蔓故治其北而功大于崑山
之顧浦則支襄稱焉弘治諸涇港首尾皆貫於
白茆而獨導此江白茆次之則忠介稱焉萬曆
間胡中丞有田主自開河之令宋中丞傚成化
置僉事浙江有水利兼屬嘉湖之疏許憲使歸
給諫有估計工程之疏項直指查部臧征東廣
糧議與未就功公能無意乎往河使者多治白

淞七浦矣蓋江受震澤故崑常壤亘十六浦以殺其怒而三浦瀕海易塞趙文毅急福山即此云吳淞治二浦皆治矣何也婁江乃吳淞之子江忠靖挈吳淞入婁江其力勞故治浦急也今婁江直承太湖無藉吳淞功力專議論一無如此時但濬荆溪上源不至吐而弗吞則常鎮事耳宋史松江分流之大者曰吳淞黃浦蓋范蠡圍田護塘東南道塞春申以之開黃浦其水不東而北屈與吳淞會故吳淞利則松之黃浦亦

利也非並論也江秀文豚忠介開江徐貞以
是年拜相是蘇松兩利也卽嘉湖亦利也河道
隷兩浙豈無見哉歸震川曰開吳淞則崑嘉靑
浦之田皆可墾議者不究其本以沿江種蘆之
利反規取其稅是致之塞江之道也郟氏云猶
見江旁濶二十五丈今復何如大槩做海忠介
浚令深濶據今河影伐葦斷漁使自崑之夏駕
至嘉之柵橋入海之路宏深而上流如寶帶長
橋畫闢其積則江水駛矣江水駛則與海潮勢

敵而渾潮不能深入夫常潤高蘇瀕海之地亦
高郡介兩高故遇大潦西爲常潤所注東爲海
㬥所障水潴不泄常𩼊鰥難之范文正上呂相
書江流若高必無枯蘇則海畔積沙壅之而高
耳無憂下海之不迅也試問攘其旁以爲田決
其堤以爲徑者不獨一江也先務孰急此者天
下有人材何患無政事有政事何患無財用且
爲國家億萬年根本計財用安可靳哉

賀雲南李年伯吾封銓曹郎予襲世勲壽

序

高皇帝之初下滇也率三十萬衆撒潁川永昌
西平三侯平烏撒烏蒙東川諸部所在開設府
治銓除流官今選曹若虛李公十世祖率族衆
歸附潁川侯授土官百戶歷戰功陟揮僉暨伯
祖諱朝臣凡八世云當是時擢敵點蒼山下金
齒不戰而歸撒百夷之種來八百之邦蕩曲靖
之寇萬里納忠一心歸命以大開厥剏

芷鄉人安民日嚴銓政課其最予封父母而李
封翁居嫡次之長倂予世襲文武爾承蕃紳修
爲盛事翁食淡持誦三十餘載余乃望祥雲迓
黃流操椎不文之詞以侑爵如躋公堂納公履
益滇之賢士大夫靖共正直皦皦名高庸詎誌
所稱氣厚風和已者數十年來防緬防交防東
川滇亦勞矣至于今處蜀黔勦撫之間廉藺兼
功之際出全力取烏撒蜀人拱手難寇引水西
聯鎮雄以窺滇更急矣然滇日夜苦心勞力輿

穉[illegible]宵旰萬分憂不惜張空拳冒白刃以丞麻
聖天子獨斷于上諸大夫運籌于中師武臣特
而不恐也洪武之役首烏撒次東川堨三十萬
雄兵將三徵倏乃受戎索今七月耳洗十年逋
寇威行萬里之外築城繕塞招集流移黔急而
滇亦急蜀緩而滇不緩他人以筆舌爭而滇人
以血誠戰天下忠臣孝子鋼肝鐵膽孰有如滇
者封翁宜力扞圉大吏上其事輒報可酬德報
功恒典耳大哉

高皇帝之言力有不給則設而不修勢有未可
即留以待後益熟於兵將分合之機攻取前后
之勢尤念山阻土瘠道里遼遠每令開其善端
謹守地界非曰示羈縻弗絕而已所以固居圉
甚遠遠夫緬有三宣爲之藩在九長官司之外
而東川連蜀襄爲添營置屯烏撒惠黙今也增
城樹柵可不念乎關以外未有一城一堡之復
而掛大將軍印凡幾疆以內名撫而實叛陽勦
而陰縱毒天下又凡幾有如滇將士秉心塞淵

於貧薄之墟此亦不可不熟計矣若虛屬王爵佐統均平衡而舊遊之地所爲集沙普勁兵練廣南銃手儲省城之三倉張牛叢之萬戟壯猷卓然必有爲深山荒服棘矢桃弧樹德焉以傳告種人者矣若虛甫四齡萬太守奇之府堂勸若祖歸課孫口授四書于抱懷復日抱之左膝以遺祖母太翁以是偕公母夫人攜持訓告茹齋上事其壽母下王子于成書不云乎乃祖及父從與享之世篤忠貞在此舉也葉榆西抱洱

海地雄于南詔興王以爲輕重代有賢豪長者余爲列其大以賀太翁若西南兩關之矯首揣尾而從龍也四十八川之西會于洱也天子曰俞爾滇鄉主大夫嘉謨嘉猷則以入告漢武爲爾滇重關峻嶺習樓舡水戰鑿昆明于其庭未聞有緣崖躋若石而至者與永謀孰若與黃髮謀之長也

張司李篤棐考滿敘

廟堂得一明允之佐而旃裘不足繫也郡國得一廉平之李而鍛鍊周納之風寖以遠何也漢郡守自課第刺史課郡國守相而丞相御史雜攷郡國計書天子受丞相之要今之司李操吏殿最上之臺臺上之銓衡得其人即臺政肅而銓政清篤棐張公簡稽師聽棘木之下無寃伏陵窘者刑罰既中則能征不義冠帶之倫孰不易息無冢宰司馬司寇之事任報其要於天子

務此官人斷無軼材蓋無軼清恬束修之品易無軼博大沉深之品難董仲舒不云乎天之四時天之四選然則刑亦一選也乃云天之大陰不用於物而用於空夫舍大務小則刑空政乎訟理則刑不空刑不空而選人之位不空王嘉爲相首疏郡國或謂是時憂在朝堂不知郡國治則朝堂何患不治　神祖季年言路苦塞而郡國信其法則治數年以來吳郡瘡痍日積訛言屢起不壹創無法也盡一切繩則無民翁寬

博廣易寂然若無聲而所割中理解消弭姦宄門以內無得求索自快與翁接若春之中人親其邑至忘肌膚之痛此愚所謂博大沈深士習一變而忠公體國澹焉循溪谷奏萬里而必至則旃裘果不足繫也

[illegible]賀趙太室年伯序

李贊皇曰清而粹者天也高不可測清而徹者泉也深亦可察其粹者必身名俱榮福祿並泰夫贊皇饒幹辦持論若此太翁始令濮川表冶父於羣嵷萬壑間爲建歐冶鑄劍亭遷繁琴川古虞鄉剡朐南沙信義郡也誌稱泉出山澤作氣積爲長流合濛汜苞扶桑自公之暇乃瞰天祿外閣抱琴臥花高枕相待天葩照而高月落遨虞仲周章范蕺神翁輩於龍祠海日登高作

賦惠訓不倦始推選人唯善舉類其庇寥廓之
林美蕭條之蔭則向爲堂以延葢公者也樹之
蝎必去姦之蹊隧必犂則向陽蹻而驅車不顧
者也東南力孔竭矣祈進民心從容而鋪德義
惟良顯哉在郡國猶出入禁闥也矧嘉湖大關
天下匈奧中倭燹如鳧飛鴈集殘費已先避風
雨禦燥溼當在未寒暑乎翁率誠湣然所至乘
愛景以字人其爲政也如瓶之受水水之滿
農之思畔去邊幅而人自寬捐綱目而人自

克詰戎兵而尤崇訪先民飭新俎豆所造𨑒如
元和長慶間達官開設戸牖主張後進以磨琔
文章種蘭滋蕙翕然一變翁若曰維仲山甫舉
之愛莫助之念人士之少也山甫推其類以新
美天下士丙修政事外討不庭故有新畬之頌
焉已未重陽又九月維嶽降申其矢歌固宜夫
漢臣自許奇策材力而人主一曰賢士大夫吾
曰嘉與賢者樂知其人彼犁庭掃穴競雄衛霍
而武帝方策賢良研詩書且博士循行存問孤

寡徵獨行君子請行在非元封元狩詔書耶期
車旗擊畜戈船下瀨盡郡國能耳三從四從揚
威絕幕盡收學事耳翁恕使物近震用民安爲
令以來冠理人之策集醴泉之禱高黄霸之專
師朝集之榻而亦知翁所則倣如董子之畏盼
傾愷之頌史王衍之積更乎而亦知翁所埏埴
如募士懸法池魚削木飲水還珠息桴鼓而卽
百城凌冰柱而平繇役乎儒者言學道易耳假
宗當事任矯矢理輪輕鑿修鈎則蜩螗之音譙

竟覔髀之所誰斤斧寀牘吹蛸毛而起誰氣發
星辰之際雷行指頟之間疢民貧鄉誰春日爲
糗芳披綸錯餌誰風雨動魚龍博賽好修士無
行媒誰赤宵可接而及少康之未家俗流失世
壞敗誰蓦合兄弟而齊服老弱自翁爲政蠲革
萊以省牘物登明堂春之中人藹然無言大憝
而立捕誅之蝨賊而朱絲脅之其余也已夫槩
平量吏平治福莫大于平息事寧人是百福之
宗撫贊皇曰身名榮福祿泰有以夫水經吳萬

水跡猿觸地成川而海虞壽祈連福山鸞鶩茗
霄遥引天月日進南山樂只之觴盃賦不出其
志云說劒篇曰蛟龍鑄鑪天帝捧炭捽如芙蓉
爛如日星之行此神劒也惟學道者佩之劉向
較譬天祿眞元授以靈書而旨歸錫民之福夫
尙號極諫要在用賢去佞此亦紫微之祕笈也
謹誦虞山二賦及亭鑄劒閣天祿之盛美而敷
揚之若此

代賀順德黃大司成序

上綱紀四方首注南國南國太學

高皇帝命孔先仁等授諸子經及功臣子弟肄

學地且諭之曰朕諸子將有天下國家之責功

臣子弟共分職任之寄教之以正心爲本

文皇帝詔工部臣曰太學成就人才於國體甚

重爾尚書侍郎亦頻往督理頃南臺以樂舞奏

倫跛踦不莊亟止其事

逮左洛顧諸爾黃某撤宮來諭愚以往於其術

也宜辭術矣丞卿裴贈行矣齋本山川人物跳
賦不出其志夏月撤帳供蚊蚋懼嚙毋非番禺
之羅威歟汝數畝之宮仍非已有却四方之饋
雖畏人知非濂洲之劉瞻歟詩如百丈懸流洒
落千山豁翠澗清雄奔放非孟賓于之在水部
歟公皆饒爲之瀧瀑飛泻南海橫琴公自此遠
矣古稱天子所不之學鄭太子所入之學豫儲
訓焉漢破匈奴諸將郾浪家子即諸功臣裔也
天步多艱避書潑漬役由太學生且也六月出

師張仲孝友卿燕喜在錦旋之會矣四方來同
辟雍鼓鐘則獻馘滬蘄瀕之始矣簡書是急詢
南自北無思不服固鎬京元學之詩讀公序南
錄慨遼左發難近益拔猖
高皇帝實恫瘝之爲思淮甸草澤及渡江後所
聘儒者而又以所儲者爲陳錫留遺之人蓋角
弓東矢克廣德心正不在文墨間且能爲奔奏
禦侮也者是以能爲疏附先後也者能爲干城
也者是以能爲腹心也者多士德心公孝友競

廣之矣人材大小不可强而其精理筋骨必懋勉之於政事安定在湖州必先治事有宋採爲學規然有安定之品而後可以教
高皇帝遣國子生與里甲耆民躬度田畝繪爲魚鱗是試之以事也命御史臺曰北方鮮知學令太學諸生年長學優者往各郡分教是作豐伊四也
憲廟嘗曰太學以教育賢才令出錢穀古無此法夫法之相沿不可頓革而惟得其人庶可以救

之師則三時人才不變　有如公所云理明氣
完適於實用者復便道歸里以海波濤必有擧
册而來儀度甚偉風義卓然　南海歷冊也夫

張叅軍耀婺川令序

天下惟公論最尊而爵秩不與焉公論惟循良廉乎吏最尊而貲格不與焉說者憂用人不能越格然如張叅軍之擢婺川也臺使者暨選人何若桴鼓哉東坡有云樂於小吏而潔爲之惟潔故樂安往不得潔則安往不得樂哉吏自囿於格耳漢下詔多取經行公起明經事節母敬恭其兄爲政有根本而夷孜漢奇才與能出使絕國大都經明行修之士如陸賈說尉陀相如

踰蜀新語可以甲兵片檄可以將帥遊巡文墨可咸行阻深之海徼而捷於猿鳥不飛之蜀道彼所挾爲說者祖墓在眞定非有戎索之素也武帝窮兵西蜀甚苦丁男丁女非有朱鶩之罪也黔苏用兵土夷世奉正朔乘問爲質爲相迦不賢於薄書期令耶叅軍吾蘇南下車惆究書而肉其自滑饑民縱火及犴狴漏亟更挺身媳之民盧獲荃華公賑饑自出錢郵老幼歡沸五龍之弛舟散戲喘號於途匍匐救之還其人

杭州此數者如神龍一勺耳然非潔於其宦而樂爲之誰肯哉東省不憚於役遼餉戴星以行躬冒刃矢而官帑不虧至揭債補其羨夫 廟堂以非常待公公豈不以非常自待世道理亂視吏治浮實吏不患俗患不俗言花俗不言去俗惟眞實心可以救亂翁眞不俗矧造物翩在三翩知巳卜此一行

送萬父母入覲序

任天下大事必觸之不動凡風起而雲飛濤鳴而浪吼皆大塊之體也非用也豪傑唆焉聖賢默焉始余讀侯制義喟然曰朝端浮而不實以此鎮之郡國華而不樸以此靜之繼令我吳從都人士後見公沈重剛決少言多斷若不得已而見才事定寂然識量有過人者侯生道義之鄉毓忠節之族耐煩理劇一意不擾蓋吳苦賦重苦役繁賦重不可乞之于朝而減省繇役自

侯爲政民力大省于嘗誦撫字心勞催科政拙
兩言私竊疑之撫字之心宜樂不宜苦催科之
政宜便不宜拙侯不用鞭扑歲輸獨先民間亡
有此數不費之于鞭扑則歸之吏也有拙于
催科者必有不拙于催科者日笞以千數日費
民間以百數合天下計即日費公家以萬數而
其拙愈甚余見侯之樂也不見其勞也歲維甲
子吳大水侯請于當事疏議蠲議折
天子是之司計難之昔賢講筵諍折花枝動攔

生氣以為廷其實事君應爾矣今以入告
天子下明詔何異生蓂莢于階而雨甘露于庭
哉

寒宗叔全讓産卓行序

叔慷慨好義其性生甲子均産千金予姪如一直指按部葉邑侯以善人聞叔不屑扁舟泛湖去之惟恐不速强而後可曰吾何慕名高哉姪史氏操簡紀之以風世非爲一姓光嗟乎范大夫使少子不使長子以貫人權子毋故于是乎失言矣史遷亦有廉賈之説叔不甞游金陵之市乎安在其不賢豪長者且叔善人以上人也宜逃之而不就張潤八世同爨一婦歸寧衆婦

共乳其子不知孰子孰毋潤兄顯卒以家事付
姪聚曰姪宗子也宜爲政雖然俗之無良提耳
莫聞矣況力行乎況嫡繼乎況立兄子而又分
兄之諸子乎抑有感于兄弟之和也趙孝弟禮
皆篤行孝拜諫議禮爲御史中丞天子嘉焉常
以十日大官供養相對極歡抑有感于閨閫之
雍也異乎李克妻之逐其弟餘杭一婦人歲荒
賣子以活夫之兄子武康兄弟之婦各孕歲饑
乃棄其子而活弟兒以弟遠行故太守孔巖旌

褒薦之令甲子稷歳也叔若此豊年之玉耶凶
年之穀耶叔諱允昌號叔全先中丞六世孫父
諱文周號玉溪以學易著長庠九入鄉闈篤行
不怠今兩孫宗錫祖錫世敦孝讓咸彬彬膠庠
天之報善未有艾也若夫生子十歳而又嗣仲
兄之子旣嗣兄子而又析産以均伯仲未嗣之
姪及于外父張翁生予田灰力埜可謂賢矣僉
宜世有令聞哉

送吳伯昭陳情歸序

唐人有言茅焦解衣於二十七人之後難乎其心哉難乎其言哉予曰不然二十七人之口一人之口也二十七人之心一人之心也焦又不借二十七人之口不貸二十七人之心也吳先生七試文闈學老筆酣楊左不言能無言乎楊左既言能無評乎評矣能無死乎死矣能無生乎孰生之

堯舜在上能生之有子伯昭文學諷雅碩果而

獻之吾　君既得請闇然怦怦然乎見而哀之

夫長子出東方之震而蒼筤青天地之心故貞

臣觀言孝子觀乎貞臣不必自言也爲厲鬼以

殺賊起怒濤以壯觀皆是也夫人不殺賊鬼可

以殺之鬼不可殺厲鬼可以殺之勸志節之宜

厲也濤不怒於賜劍之日而怒於血食之後戒

後世爲人臣爲人子者莫以履平地而忘怵惕

也有一家未了之事人子補之有天下未了之

事正人君子補之皆此志也然則濤何時而不

湧鬼何日而不厲于其行也賦松𢭏爾承以勉
之夫松栢樹之難也承之亦不易矣

東甌紀勝序

滿四之役項襄毅單騎見之神色不動馬端肅執其手不意東南亦有此人余聞而笑之公何量人之淺也公亦知生同時產同里仕同籍有吾鄉之韓襄毅乎東南豈無人哉今非無人之患直無備耳余嘗走淛東象山沿海建置信國不負任使匹馬馳寧錦多中山王之蹟猗高皇帝神謀妙筭以掣海之勢屹作遼薊長城寄制倭乃精偵虜今也詳於防虜疎於防海虜

益東西横屬夷明爲嚮導其無賴寇賊佯撫陰
鷙招之使入亦何尤焉余武闈取士徐生一鶚
用單善嚴備天啓二載守湍北以正月斬三大
王勒石得勝嵳當是時左營中立高山引吳越
導閩廣地僻兵少徐生能巳見於東浙今舉進
士官海上猝遇大敵必有擬髯得意如項襄毅
神色不變爲我東南吐氣者盖余嘗游天台之
赤城云其地皷畫舞龍夜吟羅漢白鍾自鼓自
唄誦余作記云逢虎於山陰深處一於鴈蕩坡

嶺一逢豹於檀柘寺一逢人未之有生赤城人
也虎耶豹耶人耶于共行書此詢之

雲龍山書舍序

予聽子繇多兄弟之樂及其浮海渡江聯牀亦不多得葢仕宦之羈人也三晉韓臛公來守是邦其弟雨公築書舍面雲龍山弓顏其堂曰噓氣額其齋曰吹篩取諸塤篪云二公皆精于樂夫兄弟之樂不擊石拊石而吹竹何居竹有節士風孱硐自成音律噓氣所成若高山峻嶺焉非凡樂能譜也江淮河漢謂之四瀆以獨能入海故翕爾兄弟一乃心力然後天神格地祇出

黃河之水天上來則是此節而吹之靡不中也
子瞻在潁州觀几席之溪湖雜簿書于魚鳥何
樂哉守徐則不然邇王氣之所鍾識人傑之所
在收悍卒以散賊盜無日不申儆而聊放鶴以
舒其泮渙之意況今日之徐有十倍子瞻者乎
其上治河狀云吏失其防而非天意至哉斯言
君家兄弟試此節而吹之子瞻來子孫亦至矣
以此書額并序其一家言

丁義士序

漢下詔徵奇材異能可使絕國者欲得豪傑而用之予于寧遠得武進士王子振遠陳子國威于天津得義士漢冲丁子王與陳予所取士也漢冲從予宦學十年矣予使寧錦至高臺堡王陳二生穿草履佩短刀客討請前屯卒二千夜取速不的首于市地絕秋冬勾引壯之初漕津丁子製巨艦式轉輸二十萬以先士卒無升斗沈溺者津大飢飛粟三萬斛兩金玉居士何處

猝入垂坐冒白刃邀逸卒數萬統關兵三萬入
衛神京邏逆虜陳生國威自京入關檄兵數萬
四城克復往返十日耳丁子一聞儆乃盡棄生
産募壯士三千自竈自甲自騎拒虜咫尺之地
嚙指不敢犯天津于是士民號呼言狀擬古田
疇云而關部以入告曰丁貢士素懷忠義自爲
請纓諸如練鄉兵製器械夜遇流賊數百首先
夾擊擒巨魁孫住兒等津賴安堵誠不靳錄論
人以示天下余乃據偕賀之將賀丁子之終莫

用也又嘗道永遵素封纍纍若有三義士明滿

熱于討亦何至責盧龍之塞今強虜耽耽惟有練鄉兵用遼人二策而以官長練鄉兵不如以鄉之豪有義者自擇其子弟而用之以遼人復遼土不如以遼將將遼人俾遼世官逖在它省者悉赴遼自擇其塞外島中父子兄弟之伉而用之曉丁子一家募三千廪食不煩官得十人焉則精兵三萬可以無敵夫丁子何可少也予爲揮汗書其事

杭州孫太守序

主爵者得人如得西湖則大治西湖耐人思者也或謂湖杭之眉目也苒剡中譽才濃抹譽守澹粧眉目不種種歟曰獨不耐人思耳思束髮游湖當其鳥聲亂溪水彈棊落燈花天空響泉風雪夜歸自以樂湖甚不如歸而思之尤樂也於是爲明聖湖觀爲補帆集甚矣其多事也思彌不置偶謁孫先生於吴關使我不思西湖者累日翁自吴擢守杭州操舠采蓮贈之使我思

西湖郎思先生者累月耳先生之聲而思之者
數矣未有若愚甚者何也塗巷歌殺穉舞搒𢷬
謳亦人思殫矣金石擬律呂頌循良傳君子之
思亦竭矣乃使我一見公遽奪其西湖之思云
咨公又割思西湖之半以思公天下之思公者
孰有若愚甚者也常對人曰蘇白不借西湖重
西湖亦不借二公重俱各耐人思耳雪消春水
來逢君發花蕚太守醉也痛飲真吾師矣

梅骨周子北征序

余讀太史公傳淮陰何酷及李將軍廣數奇何菲薄英雄甚淮陰沈毅能忍乃云未聞道且欲與散宜生閎夭爭烈不亦論世迂疎夫漢王之臣惟韓信可屬大事幾幾識人而又躡足附耳奚皇恐不丈夫李將軍束髮當虜斬虜首如縛雞飲虜血如噉蕨快心極矣何數之奇何侯不侯何假侯何眞侯豈世多肉眼亦多肉筆筆肉於他人則可肉於司馬太史不可太史公之筆

肉他人則可肉真將軍不可彼木氣無雙漢天子知人哉嗟乎丈夫亦爲君父一出耳不受人知梅骨周子徐戊辰取士虜薄城鉅帥失利三十書生應募詔書突圍得當報長身玉立夾鉦砲良涿間且偵且戰碌碌隨行八十輩舌呿不敢出氣則徒步請益護間行良鄉設疑遁走虜比格鬬非鬬從者四人戰死生戰不休虜太怒引滿中生右腕左執刀提虜首虜怒益甚復出其胸又中其脅出膂墮馬僵臥氷上虜不加刃

拙矢去晨起扶创跡四人屍拾部文於骸骨草
莽中抵西山龍泉寺逢掠騎剝衣裳瀕死不死
者再生乃衣死人腐衣俄穿神衣生亦有神哉
居亡何虜驅萬羣入良鄉穛生其中陷虜益偵
虜尋計脫婦耶僧耶枕婦臥者虜提刀亂砍解
婦縲縶犬羊首者生耶澈板舁者鬼耶人耶肩
輿入司馬門者省耶臺耶漢庭公卿舉酒相賀
者幸不失壯士耶虛左延叅謀者楊公不莽莽
耶惜其鼻常常尾護之嗟乎楊公有心人灤州

忽役晝夜披重甲立雨中所克城邑手斬三濤而活無罪無辜甚衆再復遵城於是生名震天下委巡邊墻從昌平抵山海復得當報然是者生應舉未入闈走巖險兩月皆其風雨疾書而襟帶紛珮以是知生功最奇心最小着最容湜學問中人恨不使司馬太史見之又恐見之疏訝其不聞道或奇其不封侯也生初加級已援神樞佐擊俄都司僉書俄游擊皆以累功題融司馬材之願少休其力俾官定海時余入嘉郵

語當事曰所以爲周生則善矣爲　國家則吾不知已復思之所以爲生亦未善生磨厲以須旦夕殲虜安能少忍須臾逍遥乎海上乃生治海嚴肅此行亦不可少今赴部將有事衝邊殺虜生長技無事余言易不云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勞謙有終勉乎哉

劉元博洛游序

吾聞善游者其神氣清以肅如白日朝鮮息心之交望風遥集元博挾淺汙之桃花徑之洛陽可謂放神青雲外君行至明月山訪元僧持泥丸柏子彈滿山谷者今高幾十仭否虚潭送響幽澗開筵如平樂石淙堪次韻否醒酒臺千丈珠簾噴氷洒雪持稜稜石骨傲劉伶日日如泥否王喬洞石化樹樹化石而復產柯可折取一枝驕牡丹大富貴否東望海岱西眺崑丘非顧

析城南俯黃河如線嵩山少室面河而峙此适
星之鉅觀也爾時跳舞能似雲花躞蹀否世傳
析城之山升日氣於天落五峯化爲雲自石竇
滴太乙池可邀孫登共嘯否池故有神靈浮藥
仙畫雲篆否鏡半規大地如照王屋天燈燦若
流星真否幻否白茅三鳳參差翔舞能或一翅
負絕海否天壇之影且則在西插天日高卧與
海接暮影在東先卧后立人世上孰形孰影孰
形影贈答能作如是觀否君行日暮過龍潭請

堯叟水昏烟暝自成畫句能添一墨否嵩山石獅自行三鴉引光武北趍河朔可作一博物譜否讀平淮西碑朗吟一過吏部文章日月光亦可着片語賛段文昌否丹崖山石皆赤可與酬二掃否硯有餘墨能圖魏埜州堂上天子於汾陰否先賢嵩山之遊師魯語怪永叔子聰歌俚調幾道吹洞簫往往大笑絕倒不知道路之長此處定留先博一席也

送友人簿暨陽序

先君子云碩而難禦患在山鄉直而易扶感而易入亦幸在山鄉其必饒爲之故置弗論而試與評大山川暨有五泄焉至青口巖出雲際忽轉若無徑有溪戛而鳴隔溪一竇入兩山屏數十武一轉溪隨縈之疑一山而天工斧其脊以中劃君往問劉龍子乎青口十里抵五泄寺寺右緣溪復折至瀑布所水懸千尺於削壁君往問白蜺鼓腥乎黑白二龍井穿谷中入嶺如繪

溪如駛石門石囷各形態於臣松竹箐君往探
雲霧乎宋景濂先生云諸泄惟第四級不可至
或以絢圍腰擊巨樁俯而瞰從嶺上下君往譽
鐵嶺四瀑盡出不將傲匡廬鴈宕之一級水乎
從嶺而頂十里方下山潇㴖組織墮而為泄地
名紫閬君往覓桃源乎縣五泄三十里到洞巖
寺玉京洞中有大溪石橋頂上聞櫓聲是錢塘
江也君往支短策乎江令君淥羅尺牘云西施
美人生於諸曁嫁于長洲二百年來香魂當在

永雨閭閻吾輩以簿書鞅掌幾幾失之君往問
東城一片浣紗石平弁爲余語父老曰毋訐訟
毋淹女毋情七十二堤水衡毋賦唐之蟋蟀惟
令君豈弟和平輯柔其心以長越國余言爲籍
氏云

錢君穎奇莊序

我生之初與父母近與醫王遠父母大醫王也我生之後與父母疎與藥石近終身一嬰兒也猶幸其爲嬰兒呼父母不遠卽呼醫王不遠矣乃丱髮而后傲然成人因之採藥甚則見烏紗治以烏紗見大烏紗又治以大烏紗竟忘其爲嬰兒也而大人先生殆矣此醫於人者誤也醫者又自忘其身之亦嬰兒也習上二兒方則兒醫焉習上三女方則女醫焉習上三外方則外

醫焉衛生方書數種則儼然大方焉而號為艾
人先生醫者殆矣此醫以者訣也錢君穎韻上
也切脉之後不多言亦不多劑山澤之間倘有得
歟宜其色若孺氣若沖類有道者

施君序

嘗與海內好古者談古好今者談今不得一今古雙好者施君其人矣又與楚君子語云山川之精神出則人物之精神出吾嘗三過苕霅大嚼其湖夜行堤上手招月出一峯中宵放舟叩碧巖山踉蹌問渡大都山川之精神盡出及見施君而人物之精神亦欲出矣君相題如握矢馭題如發矢輕明者能與造化俱殆有意乘問序于愚何愚少躄子四十七歲然躄子云使

臣摭猷遂應則老矣使臣坐策國事尚可也故
亭可屬也須有規我者曰當屏謝古文辭專心
八股低眉下氣若仍復使丈夫户吻名儒精髓
當徐無伯樂騏驥安所用之愚作答云即如兄
言果能以八股破敵否噫嘻士貴適用耳不在
文字上商量況科第乎施君好古欲與坐策國
事矣

王山人星言序

君相不言命是邪非邪知者不言言者不知鄙爲者不言言者不爲邪心玄生於其間言君相之不言可忽乎哉至於今天下皆言命王公貴人尤甚所靳乎王公貴人者以造命不以言命然欲富欲貴欲壽欲安佚是即王公貴人所造之命也彼不自造其命何以造天下之命乎言命孔子也可不孔子又不言命是亦夢夢也㦲莫夢于求仙乃率童男童女而之海上夫亦夢

焉莫夢于丹煉乃取諸明水火采藥深山丧赤
痒焉有人于此不脛而馳如取如携卩大如箕
我生有命命實爲之天作地作時作我不作命
也夫命之不講是吾憂也奚怪乎問亦怪遣帥
也曰將軍命若何策虜也曰醜虜命若何則啞
然笑噫無庸笑也遣帥窮制虜窮計無復之論
之不講是軍國憂也又奚怪乎嗟嗟願天生好
人好人不可恃願人行好事好事真難做意諸
願天生好命庶乎其要无咎歟率天下之人而

言命非心玄始也率天下言命之人作而不止

勉脩職業心玄又可忽乎哉

三原溫孝濂序

闈中得一卷首篇可雄視中原疵孟義結語置之反覆三塲瀰氣吞吐出詢同人知爲三原溫子偉然玉立解衣盤礴登高作賦並薾薾不俗也示我行卷典要神奇十之七豪猛之句岀自流溢不盡軌於雅馴十之三夫山川出雲與人士作文章共之三尺法亦與八股共之大都義豪士於一幅思得金玉圭璋之士而用之廊廟溫子勉乎哉

平湖萬如上人序

余未至平湖嘗數數焦山也未叩平湖之鐘當於水晶夜半訪雲聲菴雪封其門煮橘湯相與寒也主人爲誰萬如也萬如歸空山不響響落平湖萬如無忘家鄉抑豈忘故山請待我於雲聲也

酌壘懷貞集敘

詩不云乎我姑酌彼金壘維以不永懷嗟嗟我婦自外室無適我之攻勸之何其不思且室無不適我之人又如之何其不思茲集也貞揚夫人而義金天樞銘有道於閨房不愧也夫余與天樞周道如濡謠詠出神中自古行道難貞夫淑女顧瞻愾歎大都不忮不求澹泊其神明發身崔巍之巔三致意焉況生死愁凋能不悲哉天樞具丈夫骨出入必以況弟隨帝瀾孝子勉

婦現息夫人夢祚之高年志游汝池戲塘四紡
戎馬在郊鴈叫長空雞舞征旅七尺惟所志不
皇將父也酌金罍寬抱懷可乎雖然廓落天地
義夫罕矣學義夫而過則恐懼學義夫而不及
則狎侮天樞艱於抱子不以故置三天樞汝其
況猶子父其叔盡誠壹所致夫卿野夢之神連
還之夫人告歸之生也棘太欒欒旣逆冰之泮
逝也勞人草草作驚一葉之秋愁是歸魄共讀
之書聲靜潘餘之盆如雲非我思存綦縞亦安

在焉夫人未廟見服姑喪三年此謂禮始憂怨
致疾鄰不戒於火心冲冲纊息之强寛翁此謂
禮終視諸衿鞶浩然去矣琴瑟之友終身學焉
鼓宮遠聞君子樂之是以日邁月征若曰兄弟
靖共正直箴言友生而提朝氣於昧旦弋鳧鴈
於詩書知子之來之操其名以來非爲子來則
戒勿交嚴乎季女斯饑師氏詔辭所從來矣天
爲降榰鳳集其屋豈偶然哉

史大夫送行序

史大夫之行也維淸維惠諸君子爲文頌之兂是　廟堂信法以裁級而訟願移過以伸法然風霆雨露堯舜之世何患不自哉易于比之初九吉則他之益之六三凶則固有之其實二者皆固有也俗以爲固有則他之以爲无妄則固有之耳大夫所以服官與所以去官皆可置不道乎獨慨吏治寬嚴之尚持論紛紛皆非也詩不云乎宜民宜人宜大夫卿士宜則便便則思

思則寬與嚴無所不可大夫無不宜亦無不宜
大夫而門以内否其來也恐暮其去也恐速而
門以内否意者門内之不宜所以宜民人歟未
門内之人不憚嚴而憚别大夫以别故嚴而嚭
清嚭清門内之所惺也然則清嚭無他法清閟
内而已子游宰武城澹臺不至于是擬之議之
始爲無聊之詞夫夫也意者爲公事一一來益然
未嘗見之也余自郎一見自薊一一見至郡云匹
見媼昔賢多矣言不及私也然大夫造士及我

家子弟尤廣德心昔人不以口腹累安平世累
有真潞臺亦决不以子弟累郡侯也然則子言
私乎曰不私也大夫有遠神有遠識薊門一見
决矣心知可屬大事而孰知大夫冲然學道中
人也哉孔門之學異于人者三潤身則不焦根
心則不撼生色則不凋其榮此三者仕宦之途
零落最甚孔孟日携此酣適之味遂以與人舉
世不受微于色見于面四體言亦不喻于是孔
孟身自浮沉用舍之間一種清虛平遠之趣悠

縱獨享而造物不吝仕版不爭皆謂識量不可
強實有學以勝之也公得之不驚失之不驚其
神澹矣其氣暇矣可屬大事矣予每讀唐人贈
別使人名利之心皆盡其于宰相中書黃門節
鎮也則斷爛之章也其于幽人遷客召還忠蓋
也則星辰之燦也無他此有色彼無色也且其
能爲贈遷謫者卽其能爲贈通顯者也然言之
不同彼無味此有味也予言出而文章有色矣
公卽日還　朝有孚中行告公用圭而　廟堂

有色矣

永平罵賊死韓烈士序

予登永平釣臺有魚甚美與韓公子烹而食之節令罵賊死開西君諱原洞故名侍御西玄子也西玄按甘肅効汲長孺按齊曾師于定國四十七而辭官陰行善猶子鵬南公諱原善提兵直擣開原有成謀忌者沮不行其子太學生子有諱廣業洗毅饒父風其弟諱原性拒奴榛子鎮闔門死之存者庠士脩業一人賊圍孤竹關西登陴戰氣酣大捐鏹募死士歸揖母夫人及

夫人葛而別同寢灤士張汝恭是夜之半亦不
謀于妻子持槊衝上開西日吾與張子生同師
死同義遂褁劍力戰仰天大慟痛罵死賊屍以
葬胸前之文不傷乃生平所著忠國論纂者固
日吾見祖宗于九原以文贄也我師收復灤永
督師䟽生員韓原洞城上罵賊死
天子旌焉君師吾弟和卿雄文慨慷所恨者吾
弟和卿早捐館不獲以睢陽之血與常山之舌
隨也嘗與子有言邊兵重且驕禁旅不堪戰

國家以邊陲爲畿輔赫然自帥使中軍有居重馭輕之勢而後威靈震叛竊意者分戍遼之銳以備宣雲滌遼餉之冗以蘇百姓固關薊之壘清寧錦之野遠偵探明烽燧使勿窺天塹即閭閻河西野無青草能久牧馬乎當事者禁秋酒以賤馬芻甚善正風俗秩名分汰淫濫謝干謁籌邊莫工于此予有吶吶而能洞曉大計嗚呼吾弟偕開西余願偕子有

長洲慕同葉翁若聶序

項王銓者條上郡國舉廉吏不畢卓異卓異或

僞清畏人知不可僞也必首我葉族昔有嘗處

城之井者既苦且清足符吾志蓋不苦則濁不

真能以苦自予必以苦予人其所予者苦也非

其也而猥云化國之民長樂不亦過乎苦心何

盡心平心而已盡心則無媿平心則無偏如保

赤子喜心多苦心少中赤子之欲恒難喜心少

苦心多中赤子之欲恒易夫上與下相苦以劝

能以行義絕去其可喜如杜甫曰今天下得元結輩十數公參錯爲治斯海內又安矣于侯亦云若然舉廉吏可也舉卓異可也

止勵精求索外吏詔書屢布乃甫登卓異之薦而三一隅有事夾袋巳虛無人得無嬌嬌名高丕可恃緩天下可恃緩急之人則乎心與盡心之人請以我侯應詔書蓋姚希得之劾錦幕也以亦易之侯不易寒壯之亦而所急不在此侯急風俗急人才急民瘼清而不耀直而不激所謂

人情不甚相遠苟澄其源何患不治矦之政也
執法有餘地德盛不狎侮以儉常足以無欲常
尊矦之品也諸人士聽鞫于矦之庭每出語云
可使慾心平躁心釋矦與天相知而斯言也質
如與天語今雜舉陟明之典游登崇膴以祝矦
矦固有之又循考功氏之故也吏然不屑矣矦
嘗自署陽城氏之考矣越帥督税煩苛能克卹
諸暨曰寧我獲過不忍困民部使歎服表薦之
矦以特疏報可

豈知人之明也大中丞薦人之公也侯何知焉令纒指猕尤則濬河塘數千丈築圩塍十餘萬丈清隱田三萬畝荒不混眞荒上田不籍下田侵豁者咸蠲印者辟揭竿之饑民侯出入伏莽呼不敢譁猾史不勝書矣啓聖之建也兩廡之秩也宜賢祠之壯也寔濟寶帶之鎮于巨流也久耗之革也驛馬之禁也勾攝之罷也無以人命市也入不得毋之囚室而生其二子于冰韁凍猶也皆法施于民興利除害于百年之計也且

而碑之不如爲善于家戶而祈之不如爲善守
興意者勤侯之急茹侯之苦力本務農業共勸
風俗人才之憂庶幾可乎侯既生塵釜生魚而
吾儕裹馬歌呼侯戴星出入而吾儕晨夕以嬉
侯恬靜不擾登延俊乂而吾儕之教不先如賢
父母何昔衡湘以南士皆北面稱弟子故可謂
爲弟子也可以事父母矣謹介侯門下士貢顥
言于侯跋若且清勉吳人士愈自勉也